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八年壬辰五

澗

于

日

記

蘭駢館日記 壬辰一

壬辰正月元旦雪

一冬少雪元旦祥 災豐年之兆也

香山有四十五詩一律云行年四十五兩鬢蒼半蒼情瘦詩成癖
粗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或擬廬山下來春
結草堂讀之心地豁然以香山之中年四十五方為江州司馬流落
天涯況鄙人乎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真素位而行一快
事也

隨園詩話載王棧村先生詩云三山謂香山義山遺山也悔若因

之改遺山為虞山余皆不以為是余亦有三山則義山華山眉山耳香
山與義山太不類遺山七不足與由半山以溯昌黎由眉山以規李杜以學
詩之津梁通唐宋之界而上無晚唐波靡之音下斷西江粗直之派
則六詩之中流也

唐人小說載香山愛賞王谿歛後世為之子王谿生兄曰若曰老然義
山詩並無贈日之作中長慶集中七無贈李一篇王谿可多散佚長
慶集似無遺漏矣以此等曲說對目義山作香山墓銘曲為傳會耳
而馮孟亭注驕兒詩竟引之刺之不休亦何其所見之乖謬也

白詩太多如能擇其雅正道鍊者錄出一編學之亦自有味徐沈兩選

均太略且非真知日者

初二日雪

參政乃布政司參政耳
不宜繫宋相之名也

余最不喜桐城派蓋李臨川錢富唐之說先入為主也近日作古文者
於鹿門所選之家亦未沙獵盡頭置姚姬傳古文辭類纂一部便而
視閱少有睥睨一切意甚無謂也偶閱序說門誅震川壽序數篇
亦復入選能固陋為文實不佳如周絃齋壽序云兄弟中河南行省參
知政事子和不知名為何官以意造會典較之林知府為太守知縣為大
令太覺草野戴素廣壽序乃泛泛應酬之作人為鄉愿文亦鄉
愿此何足以為佳婦人壽序更難出色顧文康夫人序前後追溯

父康無非庸腐及夫生平則曰公之德厚而順其坤之所以承乾
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元覽寬廓可矣然猶云
應酬之作也其母吳氏事略其父而在婦以夫為綱以父為綱乃
通篇不及其父一字直是大謬王弼州以為韓歐陽定是晚年
荒亂之論而虞山奉為神明桐城尊為真祖殊不值通儒一哂
也桐城方勝於劉直亂雜無緒耳然則姚選有刪及方劉
者當是豈本惜康吳兩平均以多為貴不知扶擇也士大夫欲作
古文當自出手眼為周秦漢魏為韓為歐為三蘇為半山即不止
二宜博攷三唐兩宋間求其理解而以本於諸子之經說史論參之

無後博古文之唐名特姚選為祕本釋敗偷竊以水濟水沈於空消無
味之文也

初二日雪

袁爽秋代張樵野作合肥壽序用阮文達

聖壽宗經說之體全用佛書組織樵野不敢書袁甚憤目以活字板刷
送合肥並儀徵所用皆

欽定經說所以精切合肥亦嘗攷定佛書其說近於泛瑣且魏晉間勸進
之文頗以識佛並引似非臣下所宜用張不書送六未可非也

伯之為言曰也明白於德也

春秋元命包 王制疏
說郭

壬辰上

三 豐潤張氏潤

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於楹下而聽斷

焉勞身苦體然此乃以聖人濟世用南無美而在南有之

崇初學
傲初至

祀御覽

紫宮之垣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

史記字隱

立三台以為三

少公羊疏

左角理物以聚右角將事而動故曰左角理右角將

此類似尚可引其他若極人四佐黃帝七輔之屬不免陳目且凡將相均

可用癸秋以文事免而新特腐矣

大氏壽序斷不可入集今以壽序始震川家三集中均有之實則

以非雅言也轉不必存公牘文字為立考證時事應珍信則尚能

泥露性情閱為文正亦不以壽序為然所作全不存稿之所存乃
黎庶昌筆所錄耳

初四日晴

曹蓋臣來

坦齋通編宋邢凱撰其論荆公荆公素有德行劉元城稱之平生
不屈故自奇特程伊川重之及觀陳瓘尊堯集則晏石自聖造
為神考聖謚鄒博君上曰朕仰慕卿道德必曰朕比文王
恐為天下後世所笑既無方早之分他而足尚呂海彈章云茲
似忠夫詐似信老泉作論云不近人情鮮不為文嘉謫是時新法未

盛行新學未甚廣而如之言之又弗魏公見其答楊忱一書知其只
為一身優於翰林非宰相題可謂有先見之明矣余業邢氏以
論六近於苛荆公日錄必不敢妄造神宗之語必所摘而言正見
神宗亦賢若渴聖石目聖德重而未至矣予卑之公呂疏蘇
論以為為邪正明道所謂吾黨激或者宋之紀綱廢弛改
教寬緩本不足自強荆公意在振作而更張無漸君子固
於舊習以人視為捷途於是欲罷不能遂成一字不可破之局
荆公本意已失特急之當位者曰不執拘到底耳至答楊忱一書
具在集中止是泛泛之語何從窺其底蘊彼所欲交者乃欲

交至學問非欲改其經濟荆公即天下才不能執一初交之人
而与之談經天緯地之事業也此其注席園詩以為介甫刺歸
魏公同一石振之傍不足為據要之神宗志在有為見老成所
言大臣持重仍舊不免迫於迂闊故果用一素有名望之介
甫意欲藉以富強其時上實虛懷荆公所言之曉之足以動
聽其後在位日久漸驕滿則荆公之術遂不能牢籠國
結是以終在左位曲後而論臣留事而人進曲前而論之臣與二荆
公爭而小人進臣章三落紛紛初不聞荆公事特借荆公為噱笑也

初五日陰

是日合肥七十賜青賓客以中余以祁軌不預戲定猶坐一卷靜
睡之至復樂山考選各一書

陳後山談叢云李公麟曰吳畫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
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亦余謂豈獨面然
凡學畫生徒拘於法度而無英氣以運之皆工匠手也蓋後得英
氣而不以法度為範圍則六不羈之馬終必傾轅矣以此推之
為文為詩為書之道豈可恃處事之道法度任也英氣權也
法度公也英氣獨也法度迹也英氣神也法度在也英氣我也凡事
無我則未矣

初六日晴

午刻合肥少子菁君以疫疾殤名徑進年十四殊堪惋惜晚范官堂未

談菁君乃其弟子與論中殤喪服

初七日晴

菁君殤于郊余往視之甚為慘惻廬粟甫米李子亦至

晚至合肥齋中雜談良久

蔡條作鍾園山業談尊紹聖而薄元祐條為弟子不以不存曲筆

朱服雖依附舒亶呂惠卿而非死黨既坐與東坡游貶官其子著

書立說何妨存兩祖之說甚或歸心元祐未始非渙庵之公辨證之

智乃於舒呂極力推崇而於二蘇時政不滿於坡頗所損毫末後
為其父攘羊之證耳洋洋乎談真不幸而存者矣坡公以頭問生
蹄坊中衆則謂其不欲青衣以外物介胸中不知其在悔筵前道服視
形衣也以朝雲之死為食煙羹哇之病數月竟死此二何損於坡公何
損於朝雲耶且云先公在元祐背馳占蘇轍老不相好知廬州以譖
三任義為撤門人吳傳所論障知壽州服之初降以誨任義由降以
子東坡游均楚文字之累或必引而入於呂常以謀不解其何心豈曰
無惑或實則太惑耳至云元祐垂簾政由帷薄則直是喪心病狂矣
又以孟后之孟家婢為婢婢聲同伏廢后之北坡公之落公降為降低者

同為官賊亦高之非豈非小兒嚙指乎

初八日晴

得高陽師書

黃朝英靖康緗素記景文公詩云鑄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
醉時盃讀以石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某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于
東漢阮瞻白波賊僂之為卷席生投酒席做之以快人情氣也疑以
于此余恐其不然蓋曰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罰罰之
故班固敘傳云諸侯中皆引滿舉曰吳都賦云飛觴舉曰浮大白
杯名又魏文侯為大夫飲酒令曰不醉者浮以大白于是公乘不仁舉

白浮君所謂卷曰波者蓋卷酒上之曰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章文公曰波對鏤管諒有謂焉余按卷曰波當以寶暇集為據

古人作詩斷句輒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難病曰失無多時注

日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云用以云坐對真成被花

惱出門一美大江橫之陳無已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林不鳴

蟬則真不類矣余謂山谷字杜以粗字病在大江橫三字歟以江橫帶

水仙而大字橫字則有粗獷氣非水仙真是水師矣陳更由黃

出所謂一解不似一解山谷注書云看快勝摹帖以此類則真是

摹帖耳 前為少里客談

初九日大雪

復高陽書連日陪令肥胡談遣悶

國朝諸儒研求許書可云精博然段氏之擅攷武斷究不可訓是以

鈕樹玉徐承慶糾正隨之姚之聲系最爲桂編不可解余頗思以朱駿

聲之說文通聲空聲改爲聲系而盡汰其支離傳會之說較姚之聲

系轉詳其說錢氏既享嘗言之其與王無言書云條少好說文解

字一書暇輒觀之遂能漸悟其旨嘗以爲文字之作雖別於書求

其要領實不越形聲而已建首之文形之本也亦聲之本也有形即有

聲至於聲形相切文字日繁而其條理要自雜而不越許氏分部主

形而不主聲一部之中衆聲雜奏形之類似分別甚明而聲無統紀
故其書有以聲爲形如句助諸部者則幾目亂其例矣夫文字
惟宜以聲爲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于其旁
以識其爲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之爲主也然僕豈好爲是異說
哉蓋亦嘗反諸制文之理矣文者所以佈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
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以童子時誦習者證之如政者正也仁者
人也誼者宜也非孔子之言乎今年春取許氏之書離析合并重立
部首系之以聲而果能傳制法及九流百氏之語以證焉凡三閱月草
創甫竟數十年之後庶幾其有成矣惜其書三卷未能刊行朱氏